

丝路花雨

闽都的气质

钟兆云



暑尽将逢秋，巷陌榕阴凉。福州派江吻海两千多年，宋时因城中遍植盘虬卧龙、四季常青的榕树而称榕城，后世以榕树为市树。流量堪比黄河的闽江，回清倒影地穿城而过，滋润得茉莉花冰清玉洁、满城芬芳，也使得茉莉花茶的故乡久负盛名。海舶云集、茶香浮动中，万国商贾往来不绝，曾在海上丝绸之路这端展开一场场运茶比赛，中国三大茶市、“世界茶港”美名传天下。海滨邹鲁之地，近世不断擦亮名片，从中国近代海军摇篮到温泉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再到中国首批对外开放沿海城市、最早一批自贸区，又成为世界菌草技术发源地、福耀科技大学诞生地。

2023年夏秋之交，当“世界菌草之父”林占熹倡建的第18届国际菌草产业发展研讨会在福州闭幕时，“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的理念，连同菌草已从闽都走出国门，走向“一带一路”，20多年间“点草成金”，带出了一条被联合国盛赞的援外扶贫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玻璃大王”曹德旺也在此时的榕城，宣布由其捐资100亿元兴建的福耀科技大学将于翌年正式开学。他们都是福州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所说“为天下人谋永福”之士，不同在于，林觉民当年只能在千秋动容的《与妻书》中默诉衷肠，他们则是放声告白世界。有福之州，百福臻臻。茉莉花茶传人傅天龙带着他研制的“人间第一香”，已在中印尼的“两国双园”开疆拓土多年，在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化风行万里，茉香惠天下。

福州就这样一路散放着与众不同的古韵今香，诸多“顶流”不胜枚举，老树新花俯拾皆是。闽者龙也，门内是潜龙在渊，破门而出成就冲天巨龙。作为得风气之先的福建省会，福州的开拓和开放基因更让人惊叹。明朝，郑和率舰队七下西洋，几乎都选择福州长乐区太平港为舟师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清末，“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以虎门销烟掀开中国近代史的林则徐题自勉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及“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已升华为福州人登高望远、临海放舟的精神气质和广阔胸怀。当下，生态文明在福州一步步照进现实，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联合国曾专门介绍福州的“创森”经验，评其为宜居城市。

爱上福州有一千个理由。中学时在闽西大山深处，我从班上一位看多了林徽因和冰心诗文的出口成章、听多了陈景润故事而励志、泡多了温泉而肤如凝脂的福州同学那里，闻到了闽都的气质，唤起了对榕城的向往。1988年9月，我背着行李穿上发白的牛仔褲，带着一挥而就的《致榕城》，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辗转来福州读大学。

渐行渐近中，这座濒临东海的神州名府，其文化底蕴、个性魅力广阔延展，如同它的气候，很快让人的感情升温。喝虾油、吃锅边、偶尔也饕餮佛跳墙的福州男儿，生性温和，但每当历史进入紧要关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迸发的血性和血气、表现的眼界和境界，如同流星划过夜空，照亮历史的黑幕。福州人给中国近代史增添了不少精彩。

源自福州的故事说不完，总是不绝如缕地洋溢着爱国御侮的浩然之气。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力挑福建船政重任，梦寄强国，遍布大江南北的船政弟子们在列强环伺中毅然决然地担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严复以启智启蒙为己任，一册《天演论》震撼了中国思想界；还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领导抗战，功在国家”，中共首任英烈林祥谦、中山舰最后一任舰长萨师俊舍生忘死，侠骨犹香。为民族争光、锻造出一种精神象征的福州男儿多矣哉！吴石、邓拓、高士其、侯德榜、吴孟超……莫不是大写之人，他们各自的生命在出生地工作地，不止释放一种意义。

三山四海，名媛秀出，福州才女也有别样的胸襟和情怀。早年带上姐弟走出福州九彩巷大人家，留学参加同盟会并“举族赴义”的方君瑛，在黄花岗起义失败、胞弟牺牲后“以未能作烈士而遗憾”，数年后戴着中国女留学生第一位数学硕士的桂冠回来，试图教育报恩，却恨新生的民国腐败至极，愤而自杀以告同志，以另一种方式唱和当年秋瑾留日期间的那幅气概：“身不在男儿列，心却在男儿烈。”而冰心在“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行走中，三寄小读者，点上“小桔灯”和“繁星”照亮三

坊七巷，也温馨着这个城市动人的记忆，化为源流芬芳的文化遗产。清末诗人陈衍一句“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使得三坊七巷脍炙人口，不争地成了福州标志、闽都文化之魂。这里既见坊巷纵横、瓦屋白墙、亭榭廊檐俊彩九州，也有美食风味、人间烟火宛转其间。它跻身中国十大文化古街之首，保存200余座雕梁画栋、精彩绝伦的明清古建筑，有“中国明清建筑博物馆”之誉。这里诞生过一大批影响当时社会乃至中国近现代进程的名人。汨乎近世，旧城改造，留住这一片老城区委实不易，也让福州得有一方保存着历史和文脉的“城市会客厅”。

与三坊七巷曾在中轴线相顾颉颃的上下杭，是商业码头重镇、闽商的重要发祥地，有过“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热闹景象，只是在兵燹战乱、改朝换代中被历史的烟尘湮没。从修复是拾人牙慧，创新传承才能形成今日双杭的沛然之状。一年四季，不管你是呼朋唤友还是悄悄道来，大可感受远去的岁月在汉服木屐的擦肩接踵中活化，在精致无比的油纸伞中留香，在小桥流水、春雨秋风中流连。

如此坊巷、双杭，连着南江滨烟台山文化街区的保护与修复，让两千年古都如闽江那般灵动活泼，天光云彩共徘徊。漫步其中，从农耕文化到海洋文化，从商业文化到船政文化，从信俗文化到饮食文化，从寿山石文化到温泉文化，不难看出政府和市民对古建筑、古厝、老街的共同珍爱。沉浸其中，历史的跫音、时代的脉搏，如闻其声踏歌而来。两年前在福州举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时，几位海外来客就这样如出一辙地示爱，对福州山在城中、城在林中、林在绿中、绿在花中的格调赞不绝口，对市民一出门就能亲近自然、看到内河在家门口清澈流向闽江再奔大海的神奇网状多有艳羡。有福之州向中外

客人分发着一张张“有福共享”的名片。“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福州的绿水青山，就是发展文旅、福泽百姓的金字招牌。

我感动并骄傲于福山福水、福天福地间传颂的人事、蕴藏的文气，乐此不疲带着外地朋友登临送目三山两塔一条江，畅想宋徽宗时阁学士陈轩笔下的闽都“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在西禅寺瞻仰宋荔，在摩崖石刻临摹书法，在坊巷间看许多鲜活的面容在眼前飞扬，想象第一个把《聊斋志异》向西方译介的清末外交官陈季同如何在法国书写“快乐的中国人”，也追着林纾及由其担任翻译的“茶花女”背影，试试是否搬动他靠在南门墙上的那管如椽巨笔……

来到尼日利亚中西部城市明纳，我终于有机会品尝全民趋之若鹜的熏鱼了。

在我下榻的旅馆不远处有家小店，售卖手工制作的小饰物，我看中了以玻璃串成的手链，每一颗玻璃珠都会绘着不同的图案，五彩缤纷，戴在手上，仿佛戴了一圈斑斓的梦，我喜欢地买了一个。店主仙蒂娜是个漂亮的中年妇女，声音甜软宛如刚摘下来的桃子。她给我泡了一杯咖啡，我们便热切地交谈起来。

我单刀直入地问，生意如此清淡，如何维持生计？她轻轻叹了一口气，说：“疫情之前，生意还行。疫情就像魔掌，把生意都攫走了。”接着，她又露出了笑容，说道：“老天如果关了你一扇门，不会连窗户也给你关上的。从窗口看出去，你也许会发现从未不曾有过的美景呢！”我务实地问道：“厨师是餐馆的灵魂，你找到好厨师了吗？”她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说道：“我一向喜欢烹饪，厨师就是我自己。”

第二天，想多买几串玻璃手链，又上她的店去。聊及烹饪，她忽然问我：“你愿意充当我的‘白老鼠’吗？”我愕然反问：“什么白老鼠？”她笑嘻嘻地说道：“我可愿到我家来用个便餐，我给你烹煮尼日利亚的风味餐——棕榈油饭，然后，你给我评分，如何？”我顿时眉开眼笑，真是天赐美食呀！

约了第二天早上在她的店里见面，让我惊讶的是，我们要去菜市场，她居然还是像开店做生意一样，端端正正地穿了及地长裙——蓝色底子的丝绸，上面缀满了金色的南瓜，在朴实的设计中透出了华贵的气息；双耳还戴了精致的银质方形耳环，晃晃荡荡的，好不撩人。在我的目光中读出了热烈的赞美，她得意地说：“装扮，是对自我的尊重。我们走在街上，就是尼日利亚的活动标志啊！我们不能让来自国外的游客说，尼日利亚妇女的衣着打扮怎么如此不堪呢！”仙蒂娜是个对生活有讲究、有原则的人。这样的人所经营的餐馆，肯定会让食客吃得开心而又放心！

明纳的菜市场，拥挤嘈杂。仙蒂娜告诉我，棕榈油饭主要的食材是米和熏鱼，我一听到“熏鱼”两个字，心坎立马艳艳地开出了一朵花，这可是我向往已久的尼日利亚国食啊！仙蒂娜来到米摊，向摊贩指定要产自明纳的米，她自豪地说：“明纳生产的米是最好的，质地细致，煮起来又软又滑，香气袭人。”继而她又买了灯笼椒、大葱、虾米、棕榈油和五六种香料。紧接着，她说：“我们到鱼市去买熏鱼吧！”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菜市场里就有好几个卖熏鱼的摊子，她干嘛舍近求远呢？

她一丝不苟地答道：“熏鱼良莠不齐，为了确保品质，我只去鱼市光顾那些可信的相熟摊贩，他们是以鲜鱼制作熏鱼的。好的熏鱼，就像一盏灯，会把食物亮晃晃的灵魂照出来；品质低下的熏鱼呢，会让煮出来的食物变得乌七八糟，灵魂漆黑一片。”她的妙喻让我哈哈大笑。

鱼市的摊贩一看到仙蒂娜，满脸笑意。一盒有8条熏制鲮鱼，售价1万5千奈拉（折合人民币150元），仙蒂娜也没砍价，爽快地付了钱，捧起便走。

仙蒂娜离了婚，育有两个孩子，与父亲同住。砖砌的双层独立式房子坐落于空气清新的小区，九重葛由墙内闹闹腾腾地开放到墙外来，热烈、明艳而又绚烂。屋内的设计朴实简单，除了电视和沙发之外，厅里没有其他的摆设，显得异常宽敞，椭圆形的典雅餐桌可容10人。她微笑着说：“我常常请朋友回家，借以磨练我的厨艺。到现在为止，你们是唯独来自国外的‘白老鼠’呢！”

仙蒂娜在外的露天庭院炊煮，上午11时许，天好像在燃烧，热得厉害。戴着头巾穿着长裙的仙蒂娜在铁铸的炉子里塞入炭块，生火。汗，不是一粒粒冒出的，而是一排一排飘出的。她不时甩一甩头，汗珠便像暗器一样四处四射。

她在三大块大如巴掌的熏鱼上撒了大量的盐，以沸腾的水浸透，借以去除含在熏鱼里的杂质和异味。接着在棕榈油里爆香香酥了的灯笼椒、大葱、虾米。之后注入半锅水，加入各种香料，水滚之后，就把煮得半熟的米饭和熏鱼倒入，慢火焖煮。富于层次的香气，一丝丝地溢出来，慢慢地，变得波澜壮阔。

终于，大功告成了。端出来的米饭，闪亮的橘红色，非常养眼。软硬适中的米饭饱饱地吸纳了调味料的百种滋味，膨胀着无可抵挡的魅力。熏鱼强悍的浓香游刃有余地渗透进每一粒米饭里，形成了袅袅不绝的韵味。

我赞不绝口，仙蒂娜微笑着说：“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从熏鱼吃出不同的味道，饭桌上只要有了熏鱼，就有了天荒地久的丰盛。没了熏鱼，我们的日子就没了盼头了。”

熏鱼，在尼日利亚不是一种食品，也是一种精神的调剂品；当它在千家万户的菜肴里恣意绽放香气时，也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我赞不绝口，仙蒂娜微笑着说：“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从熏鱼吃出不同的味道，饭桌上只要有了熏鱼，就有了天荒地久的丰盛。没了熏鱼，我们的日子就没了盼头了。”

熏鱼，在尼日利亚不是一种食品，也是一种精神的调剂品；当它在千家万户的菜肴里恣意绽放香气时，也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我赞不绝口，仙蒂娜微笑着说：“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从熏鱼吃出不同的味道，饭桌上只要有了熏鱼，就有了天荒地久的丰盛。没了熏鱼，我们的日子就没了盼头了。”

尤今（新加坡）

在我下榻的旅馆不远处有家小店，售卖手工制作的小饰物，我看中了以玻璃串成的手链，每一颗玻璃珠都会绘着不同的图案，五彩缤纷，戴在手上，仿佛戴了一圈斑斓的梦，我喜欢地买了一个。店主仙蒂娜是个漂亮的中年妇女，声音甜软宛如刚摘下来的桃子。她给我泡了一杯咖啡，我们便热切地交谈起来。

我单刀直入地问，生意如此清淡，如何维持生计？她轻轻叹了一口气，说：“疫情之前，生意还行。疫情就像魔掌，把生意都攫走了。”接着，她又露出了笑容，说道：“老天如果关了你一扇门，不会连窗户也给你关上的。从窗口看出去，你也许会发现从未不曾有过的美景呢！”我务实地问道：“厨师是餐馆的灵魂，你找到好厨师了吗？”她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说道：“我一向喜欢烹饪，厨师就是我自己。”

第二天，想多买几串玻璃手链，又上她的店去。聊及烹饪，她忽然问我：“你愿意充当我的‘白老鼠’吗？”我愕然反问：“什么白老鼠？”她笑嘻嘻地说道：“我可愿到我家来用个便餐，我给你烹煮尼日利亚的风味餐——棕榈油饭，然后，你给我评分，如何？”我顿时眉开眼笑，真是天赐美食呀！

约了第二天早上在她的店里见面，让我惊讶的是，我们要去菜市场，她居然还是像开店做生意一样，端端正正地穿了及地长裙——蓝色底子的丝绸，上面缀满了金色的南瓜，在朴实的设计中透出了华贵的气息；双耳还戴了精致的银质方形耳环，晃晃荡荡的，好不撩人。在我的目光中读出了热烈的赞美，她得意地说：“装扮，是对自我的尊重。我们走在街上，就是尼日利亚的活动标志啊！我们不能让来自国外的游客说，尼日利亚妇女的衣着打扮怎么如此不堪呢！”仙蒂娜是个对生活有讲究、有原则的人。这样的人所经营的餐馆，肯定会让食客吃得开心而又放心！

明纳的菜市场，拥挤嘈杂。仙蒂娜告诉我，棕榈油饭主要的食材是米和熏鱼，我一听到“熏鱼”两个字，心坎立马艳艳地开出了一朵花，这可是我向往已久的尼日利亚国食啊！仙蒂娜来到米摊，向摊贩指定要产自明纳的米，她自豪地说：“明纳生产的米是最好的，质地细致，煮起来又软又滑，香气袭人。”继而她又买了灯笼椒、大葱、虾米、棕榈油和五六种香料。紧接着，她说：“我们到鱼市去买熏鱼吧！”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菜市场里就有好几个卖熏鱼的摊子，她干嘛舍近求远呢？

她一丝不苟地答道：“熏鱼良莠不齐，为了确保品质，我只去鱼市光顾那些可信的相熟摊贩，他们是以鲜鱼制作熏鱼的。好的熏鱼，就像一盏灯，会把食物亮晃晃的灵魂照出来；品质低下的熏鱼呢，会让煮出来的食物变得乌七八糟，灵魂漆黑一片。”她的妙喻让我哈哈大笑。

鱼市的摊贩一看到仙蒂娜，满脸笑意。一盒有8条熏制鲮鱼，售价1万5千奈拉（折合人民币150元），仙蒂娜也没砍价，爽快地付了钱，捧起便走。

仙蒂娜离了婚，育有两个孩子，与父亲同住。砖砌的双层独立式房子坐落于空气清新的小区，九重葛由墙内闹闹腾腾地开放到墙外来，热烈、明艳而又绚烂。屋内的设计朴实简单，除了电视和沙发之外，厅里没有其他的摆设，显得异常宽敞，椭圆形的典雅餐桌可容10人。她微笑着说：“我常常请朋友回家，借以磨练我的厨艺。到现在为止，你们是唯独来自国外的‘白老鼠’呢！”

喀喇昆仑山的记忆

李晓林



高原边关，曾有我金戈铁马的热血与豪情，有我青春岁月的欢笑和困惑。

2001年6月，我随军区机关工作组一行来到喀喇昆仑山采访。夏季的南疆，烈日炎炎，繁花似锦，我们穿着短袖衬衣，汗流遍身。可是，在雄伟挺拔的喀喇昆仑山上，却是寒风呼啸，雪花飘飘，空气稀薄，棉衣加身。感觉高原与平原地带真是天上与地下的差别。

我们驱车前往天文点边防哨所。车子依傍雪峰而行，山上的空气特别洁净，阳光比山下明亮，堆满千山万岭的雪，又比阳光明媚。天文点，位于重重雪山中，海拔5172米。虽然不是喀喇昆仑山上海拔最高的哨所，但这里的高原反应程度要比其他哨所强烈得多。神秘的高原，同样的海拔，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等不同，空气中的含氧量也不同。

车一到哨所，我就感觉头疼欲裂，心跳加速，口干眼涩，两脚无力。曾在高原上生活10多年的我，想不到高原反应这么大。再看一行来的其他人，个个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可是，当我望着迎面走来的一个个脸膛黑红、嘴唇乌紫的哨所官兵，紧紧握着他们那一双双粗糙的手时，内心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些高原过客，缺氧反应再大也算不了什么。

最忙的是一起来的医疗队战士，他们除了对哨所军人进行例行巡诊外，还要以“天路文艺兵”的名义为边防连官兵献上慰问演出。演出在连队操场上举行，小合唱、独舞、双人舞、独唱，内

容丰富，气氛热烈。每一个节目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回荡在雪山中。我发现，演出中的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战士，眉目清秀，脸色白皙，圆圆的脸稚嫩单纯，看上去还像个学生。每次演出她都很投入，舞姿妙曼、舒缓，宛若仙子，跳起现代舞来奔放、激烈。演出结束后，我走上前与她对话，得知她姓刘，刚入伍的新兵，陕西人，第一次上高原，看什么都很新奇。听说我也是陕西人，她顿时显得有些激动，话匣子一下打开了，不停地问这问那。刚开始我认真细致地回答，但她问的问题越来越多。缺氧头疼令我心情烦躁，便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她。她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便借机离开了。

那晚，我们住在天文点哨所里。高山反应的剧烈折磨让我无法入睡。为了不让我们受冻，哨所官兵们把室内的炉子烧得通红。常在高原上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室内温度越高，氧气越少，因为炉火燃烧需要氧气。靠近床边有一个高大的蓝色氧气瓶，可以随意用。可我知道，这些氧气瓶是从山下拉上山专供边防官兵有病后急用的，在高原上显得特别珍贵。而我们住一晚上便离开了。因此，我硬撑着不吸氧气。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声哨音惊醒，天亮了。我立即起床，头晕眼花地走出宿舍吮吸高原上的清新空气，红彤彤的太阳正对面雪山上升起，给雪山罩上了一层橘红色的彩衣，似金似银的颜色，壮阔亮丽。

这时，那个年轻的刘姓女兵也在院内走，脸色煞白。看到我这个老乡，她热情地向我问好。就在她与我擦肩而过走出约有两米时，她想到什么似的回头向我走来，好奇地看着我说：“首长，你的唇膏在哪里买的？”

我一脸茫然，高原缺氧，使我的思维几乎停顿。我一个男军人，10多年来连擦脸油都不用，怎么还在嘴唇上涂唇膏？她用手指着自己嘴唇说：“你的嘴唇颜色特别好看，紫中带红的，是内地现在最流行的颜色了，在哪里买的唇膏呢？”

此话一出，头疼欲裂的我瞬间思路被“击打”清醒了。入伍以来，我的军旅生涯都是在高原上度过的，在喀喇昆仑山施工，在西藏阿里边防爬过雪山，在帕米尔高原上骑马巡逻，长期的高原生活使我的心脏受到了严重损伤。现如今，一到高原，脸庞红紫，唇边裂了道道血口，色彩先是紫红色，再就是深紫色。今天这个女兵看到我的嘴唇因缺氧变成紫红，竟驰骋想象，说是当前社会上流行的颜色，想想心中觉得好笑。

我便扭头走开了。这个女兵却非常执拗，追着我问：“在哪里买的啊，讲讲。”我边走边没好气地回头随意讲了一句：“西藏阿里买的。”

“阿里在哪儿？什么牌子的？”看来她真是幼稚啊，当兵来到喀喇昆仑山上，连西藏阿里在哪里都不知道。看着她期待的眼神，我想开她的玩笑，对她说：“雪莲牌的。”

她听后像获得了重大信息，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开了。

吃过早饭，我们与哨所官兵告别。

